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六

天文

唐天文志

歐陽脩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
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至于後世其法
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

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于周禮測星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于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為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于星經厯法皆出于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

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于天象變見所以謹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于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

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
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
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
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于六合之內三曰四
游儀玄樞為軸以結連玉衡游筭而貫約矩規又玄極
北極北辰南矩地軸傍轉于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
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
善置于凝暉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后遂亡開元九

年一行受詔改治新厯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則帶日道傍列二

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于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朏朧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玄宗嘉之自為之銘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
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
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
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
之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闕鎖交錯相持置于武成
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于集
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為度旋樞雙環其表一
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

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二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筩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于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

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
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筭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
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面平上
為天下為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平上為兩界內外
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縱廣八尺厚
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
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
之裏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

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太陽陟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

古無其器規制不知準的斟酌為率踈闊尤甚今設此環置于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畫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設于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出入六度以測每夜月離上畫周天度數度穿一穴擬移交會

皆用銅鐵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銅其所測宿度與古異者舊經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亢八十九度氐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牽牛百六度須女百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

昂七十四度畢七十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
東井七十度輿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
度張九十七度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今測角九十
三度半亢九十一度半氐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
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
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
室八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
胃昂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觜觿八十二度參九十三

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星正當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六度觜觿赤道三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斜虛畢尚與赤道度同觜

觜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
觜觿半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四星張中央
四星為朱鳥喙外二星為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
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
各得本度其他星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
北斗樞在七星一度璇在張二度璣在翼二度權在翼
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
黃道南四度天尊天棓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

雲雨虛梁在黃道外天囷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
井中台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
在壁外屏在觜鵬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霹靂在赤道外
四度八魁在營室長垣羅堰當黃道今測文昌四星在
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
張十二度半璣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
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天關天尊
天梧天江天高狗國外屏皆當黃道雲雨在黃道內七

度虛梁在黃道內四度天困當赤道土公吏在赤道內
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張建星在黃道北四度半天苑
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在畢雷電在赤
道內二度霹靂四星在赤道內一星在外八魁五星在
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五度羅堰在黃道北黃
道春分與赤道交于奎五度太秋分交于軫十四度少
冬至在斗十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十三度
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

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厯經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中高而四隕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遶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篋為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為樞令可環運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為重規以均賦周

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為赤道帶天之絃
距極三十五度旋為內規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正辰
次之中以立宿距按渾儀所測甘石巫咸衆星明者皆
以篋橫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圖之其赤道外衆
星疏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
益狹而蓋圓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其去極入宿度
數移之于渾天則一也又赤道內外其廣狹不均若就
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之則二分所交不得

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
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刻為七十二限據每黃
道差數以篋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為黃道則周天咸得
其正矣又考黃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刻為七十二候定
陰陽歷二交所在依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篋度
量而識之然後規為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中晷之
法初淳風造歷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冲之短長頗異
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下之晷

求其土中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太司徒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
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
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
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
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
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
五千乎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

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廼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飴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

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
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
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
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
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今以勾股
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
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
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視之極高三十五度

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儀表
視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
秋分五尺五寸自扶溝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
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分上蔡武
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尺三寸八分
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極去地雖秒分微有盈
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
極之遠近異則黃道軌景固隨而變矣自此為率推之

比歲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
四尺二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四尺四寸七分按圖
斜視極高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三分蔚州橫野軍
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
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圖
斜視極高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度
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
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

一里二百十四步夏至晷差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武陵
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
寸六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
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
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
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
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
千二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彊極高十

七度四分周圓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晷六尺九寸
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徑
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今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
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
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周圓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
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
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
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田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

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晝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
其南矣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南戴日下萬五
千里為勾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
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
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
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
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勾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
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

於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
于巨海不知幾千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
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
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
皆數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
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
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
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

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
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
矣復于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
相合若置大炬于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
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晷
差以推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于不測
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
聲聞于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

厯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間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泰壇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設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勾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厯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于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封所

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
闕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益天邪則南方之
度漸狹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
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
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
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
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

其數矣昭宗時太子少詹事邊岡修歷術服其精粹以
為不刊之數也初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
卷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
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
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大漠也南戒自
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栢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
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
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
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
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故于
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
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

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
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
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
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
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
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
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
循塞垣北東及海為大漠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

諸蠻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
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
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
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
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
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
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
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

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
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
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娵訾在雲
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
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
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
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
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

漢沉潜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
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
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
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
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娵訾內接紫宮在王畿
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為
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
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

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闕于易氣以陽決陰夫象也升陽進踰天闕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己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闕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

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丞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

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
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
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
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
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
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
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
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

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

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
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
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
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井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
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厯數與歲差
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
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

河以分爾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踰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荏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古齊紀祝淳于萊譚寒及斟尋有過有鬲蒲姑氏之國其地得媿訾之下流自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為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故岱宗十二諸侯

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當九河未派比于星紀與吳越
同占營室東壁娵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
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一自王屋太行而東得
漢河內至北紀之東隅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
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邶鄘衛
凡昨邶雍共徵觀南燕昆玉豕韋之國自閭道王良至
東壁在豕韋為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
為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為營室之分奎婁降婁

也初奎二度餘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婁一度終
胃三度自蛇丘肥成南屆鉅野東達梁父循岱岳衆山
之陽以負東海又濱泗水經方與沛留彭城東至於呂
梁乃東南抵淮並淮水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東平魯
國琅瑯東海泗水城陽古魯薛邾莒小邾徐郯鄆郕邳
邾任宿須句服潁史牟遂鑄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國
奎為大澤在媯訾下流當鉅野之東陽至于淮泗婁胃
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膏腴地百穀之所阜也胃得馬

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胃昴畢大梁也初胃四度餘
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自魏郡
濁漳之北得漢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東循清河信都北
據中山真定全趙之分又北逾衆山盡代郡鴈門雲中
定襄之地與北方羣狄之國北紀之東陽表裏山河以
蕃屏中國為畢分循北河之表西盡塞垣皆髦頭故地
為昴分冀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觜
觴參伐實沈也初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

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
河之地古晉魏唐虞耿楊霍冀黎郇與西河戎狄之國
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關其南曲
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南曲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
之氣并故與東井通河東永樂芮城河北縣及河曲豐勝
夏州皆東井之分參伐為戎索為武政當河東盡大夏之
墟上黨次居下流與趙魏接為紫鵠之分東井與鬼鵠首
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

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
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為
越雋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豳芮豐畢
駘杠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
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
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
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大雞皆徼外之
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柳

七星張鶉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七星
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滎澤滎陽並京索暨山南得新
鄭密縣至外方東隅斜至方城抵桐栢北自宛葉南暨
漢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雒邑負北河之南西及函谷
逾南紀達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淮源桐栢東陽
為限而申州屬壽星古成周號鄭管鄆東號密滑焦唐
隨申鄧及祝融氏之都新鄭為軒轅祝融之墟其東鄙
則入壽星柳在輿鬼東又接漢源當商洛之陽接南河

上流七星係軒轅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張
直南陽漢東與鶉尾同占翼軫鶉尾也初張十五度餘
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自
房陵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江夏東達廬江南部濱彭
蠡之西得長沙武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
湘上流西達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自富昭象龔繡容
白廉州已西亦鶉尾之墟古荆楚鄖郢羅權巴夔與南
方蠻貊之國翼與昧張同象當南河之北軫在天關之

外當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長沙逾嶺徼而南為東甌
青丘之分安南諸州在雲漢上流之東陽宜屬鶉火而
柳七星張皆當中州不得連負海之地故麗于鶉尾角
亢壽星也初軫十度餘八十七秒十四少中角八度終
氐二度自原武管城濱河濟之南東至封丘陳留盡陳
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陽西涉南陽郡至于桐栢
又東北抵嵩之東陽中國地絡在南北河之間首自西
傾極于陪尾故隨申光皆豫州之分宜屬鶉火古陳蔡

許息江黃道栢沈賴蓼須頓胡防弦厲之國氐涉壽星
當洛邑衆山之東與亳土相接次南直潁水之間曰太
昊之墟為亢分又南涉淮氣連鶉尾在成周之東陽為
角分氐房心大火也初氐二度餘千四百一十九秒五
太中房二度終尾六度自雍丘襄邑小黃而東循濟陰
界于齊魯右泗水達于呂梁乃東南接太昊之墟盡漢
濟陰山陽楚國豐沛之地古宋曹邳滕茅郛蕭葛向城
偃陽申父之國商亳負北河陽氣之所升也為心分豐

沛負南河陽氣之所布也為房分其下流與尾同占西
接陳鄭為氐分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餘二千七百
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終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
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
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于渤海皆北紀之所
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為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在
吳越東南斗牽牛星紀也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

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負淮
水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
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
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也古吳越羣舒廬桐六蓼
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為吳分
牽牛去南河寢遠自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島
夷蠻貊之人聲教所不暨皆係于狗國云

天皇會通

王應電

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內也上垣太微治朝也下垣天市
市也兼國中矣凡建國中為王宮前朝而後市蓋本諸
三垣也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象紫微總居大內也
凡帝星見處最多蓋中垣者常居上垣聽政下垣治國
角主正月新政心主見于天根北極日太陽其德天皇
天乙太乙其神北斗臨御之柄各不同也后星所見亦
然中宮者常居尾生生之源軒轅立政之地天市內政
之所布月太陰后之德各有所指也 天樞北極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天子為天下樞而無為之象也五帝座即五小寢
退朝宴息之處華蓋承雨日之器覆于上句陳天子親

軍護于前也兩垣宿衛周廬宮伯所掌八次八舍舊立

將相等名非也

天子之武備國家莫重之務周禮掌於宮伯宮正官府庶士庶子皆統之故中

宮者衛士常居也常隨則為勾陳天棓侍朝則為虎賁郎位在東宮則為騎官騎將守國則為梗河招搖也

天皇在勾陳裏大明則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睿知而不用其明故冕旒蔽目黹纁塞耳主隱占以見變也天乙主司戰鬪吉盍太乙主知水旱疾疫皆天帝之神至誠如神所以首出庶物也大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合君德以仁為主也尚書出納王命虞之納言周之內

史宰夫之職司也柱史左右史也四輔蓋即虞書四鄰在周則師氏保氏乃王者之友臣也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太史正歲年以序事者天柱主晦朔晝夜以知天

文之次序馮相氏會天位叙四時也

世之言天者二家曰推步曰占驗推

步主測度推算在內之事故中宮天柱主推步六甲所以授時占驗必登高遠眺在外之事故上垣則有靈臺下垣則有新臺畢主邊兵尤當觀天文氣候故有天高若夫憲天以贊化育則六經無非是道言天者故不及知而儒者亦所罕言耳

御女御妻之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美

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四方建

四時均五行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有君道焉執臨御之柄惟辟作威作福所謂八柄御羣臣也然夫履則厲故不欲其明古者或有宦者竊柄而威福恣行以致明大占書遂謂明則刑餘用事實非宦者主星也輔一

星大臣象也

斗有三南斗見于析木之次一見于天市垣斗主斟酌損益故北斗為酌量元炁南

斗主進退人才天市中者斗斛而已

相冢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

師疑作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者也

大臣宰相之職非一公孤師而

不臣四輔友而不任相天官冢宰大將軍夏官大司馬司空冬官大司空尚書主納言上垣三公九卿主常朝

下垣七公主治國輔台鼎蓋其總象河月蓋其總占若軒轅內平乃內宰天相乃九嬪此二官皆非相職也

文昌位于斗之上欲明天理居于斗之中欲暗王者代天理物已何與焉文命數于四海法文昌也神武而不殺則天理也舊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將次將貴相司祿司中司命等名周禮註引此為証然北辰居中列宿咸以為準其為司中無疑虛宿下自有司祿司命故知星家註釋之謬太陽乾之德也昊天象太陽陰坤德地祇之象與昴宿相配又太陽主人君以剛

健御極太陰主以厚德載物亦后之象也君德以剛為主
主玄戈天帝用以斷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棥
前驅以禦難也天牢貴人之牢有八議焉故以不見為
善也內階升降之納陞天鈎輿服法駕天厨內厨掌天
子及后饌食于周屬膳夫天床及天市垣之女床天子
及后枕席牀第之司于周禮則玉府之所掌也八穀黍
稷稻粱麻麥菽苽也舊解為大麥小麥赤苽大苽止當
菽麥二穀耳扶筐后妃親蠶之器也農桑衣食之原民

之所天人君當知其艱難列於此者帝親耕后親蠶為天下先之象也傳舍主北狄驛館故不明則胡兵入也太微兩垣十星其中間者天子之九門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端門也五帝座天子日出視朝之

處太子儲嗣監國者故列位焉

乃若北極前星主太子居大內氏為東宮所生

之地也

幸臣天子褻近之臣若周禮內監之屬可以當之

古者天子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豈有所謂幸臣乎然則斯名也其變於後代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郎司士所

掌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太僕從者等官也三公九卿常朝者五諸侯入覲者也謁者即所謂司士擯孤卿特揖者內屏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寧立其前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亦云內者對婁宿外屏言於義未安但當云屏星可也常陳儀衛之仗也鼎國之神器台國之高位皆大臣之象也三台解者不一要之主臣位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鯁太尊天子之尊屬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官屬明堂天子布

政之宮靈臺所以時登眺望雲物宣壅蔽而舒鬱滯者
也長垣設險以守其國在古為城郭溝塗今則為長城
是也

天市兩垣二十二星主四海之地建侯樹屏蕃衛王畿
也垣中侯星畿內諸侯

上垣五諸侯入覲在朝者并宿
五諸侯六諸王建萬國以養民

為務河鼓之下十二國
天子巡狩之所至也

帝座天子親治其畿內篤近舉

遠之象市樓司市所莅之憩次也斗斛帛度質人所以
同度量而一法制也列肆肆長所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也車肆貨易車之處

軫所以造車閣道下車府天子五輅所藏畢上五車兵車所藏氏下

天輻士大夫之車歟夫兵凶器也欲求萬全卒不如騎
騎不如車故聖人爲車制與經界相表裏實制冠敵限
戎馬之精意也仰觀乾象所麗特
詳欲禦外侮可不脩舉其法哉

屠肆飲食莫費於屠

故專其肆也宦者四星王之正內五人也天子之親同

姓皆食米于王畿故宗人宗星宗正皆列位焉又所以

叙玉牒正宗法也侯星則諸臣采地視諸侯也女牀后

妃之寢也后聽天下之內治故太微皆天子之事天市

多后之事女牀麗于此者天下奢儉貧富之原國母吉

凶之候天紀市之法也凡建國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
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一其淳制故斗斛帛度凡司
市之法亦內宰所掌而后得以與聞者也織女即周禮
典婦功后妃夫人無不勤於絲麻也七公鄉老鄉大夫
之類佐天子以治王畿者也市之中奸人聚焉故戮人
必于市貫索者賤人之牢也天牢見紫微垣與此貫索
貴賤所司不同故禮公族
有罪則與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罪主天下刑獄大
司寇之職見于正秋之位故大辟必于秋後處決也罰
主金贖罪利者人所同欲而易犯故罪之輕者則罰贖

所以禁之於微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
命婦過市則罰幕帟蓋帷戒君子不可以近利也梗河
招搖皆主戈矛鋒刃以備不虞也漸臺主晷漏律呂吹
灰之事以驗氣之應否緩急并觀于乾象以占天文之
變動保章氏之職也

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大角
君象主春王正月新政攝提協時月也進賢興賢能也
天門陽門南門天地于是而闢戶人君于是闢四門也

天田耕藉也亢主章奏明目達聰也廟堂通塞之候故
曰䟽廟頡頏赦過宥罪折威禁兵止武平星平和政刑
皆春生之意也帝席宴樂群臣嘉賓也亢池平道達水
陸之道也庫樓天府太府在庫門之內者也樓中衡星
闕石和鈞王府則有也

氐天之行始于東故此為天根太子為天下根本故取
象也天乳后妃不自乳其子乳母也亦主飴餽之事騎
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

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天輻車之三十輻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則王畿之外皆得專征賜鈇鉞則參將而下皆得專殺然則大將統兵于外無乃非國家所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太子唯所用之治以軍法司馬弗與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法而太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源

氏宿之下而有騎官騎陣將天

道明切
如此

房天子之后寢御羣陰之處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

淫泆之戶皆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日太陽之精生于東故麗于此月生于西故麗于昴日君象月女后大臣象也心天子之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為名也從官巫醫之屬主疾病禱祠之事積卒衛士即宮人所掌六寢之修掃除糞洒之事也尾主后妃御叙于王所神宮解衣之內室傳說后宮女巫主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也箕者主承糞穢又為播揚五穀之器字書女執帚為婦周禮春枕皆掌于女奚尾而受之以箕

可以知婦無外事矣木杵主舂而糠者穀粃也東方主
風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矣古哆又
主口舌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東方者春產萬物者
也故太子謂之東宮天子后妃之寢麗于此者嗣續無
窮之意又主太子問安視膳以孝養其親也天江者大
江之精發源岷山天淮者淮河之精發源桐栢並注諸
東南大海者也

江淮河涕為四瀆天河見于昴宿下涕水絕流故天文亦不見井宿復有四瀆

者以天下所滋以為養也

東南水之委魚鱉及龜水族也故附麗焉

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
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之也掌于司尊彝天并天子之弁
冠掌于弁師建天之都闕正月之吉和布法象于其上
者也天籥主國家秘書藏之金櫃石室若大盟約開籥
見書之類皆天府之所職也此皆春官宗伯之事故列
象于丑寅之間也

河鼓天子之路鼓天桴所以擊鼓亦主漏刻鼓鑿之事
左旗右旗天子之太常皆天子巡行之所有事者也天

下之務莫重于耕織牛農丈人所耕之具驪珠女所獻
之工離瑜女之服飾也天田九星井田之象敗瓜瓠瓜
疆場有瓜瓠乾則質堅敗瓜時過則敗故名菜類之主
故占菜之豐凶狗天雞民間常畜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也羅堰主豬畜九坎主溝渠天淵是其泉亦所以灌溉
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此皆巡狩于天下之事十二
月朔巡狩而一終矣夫三垣皆天子在國之事非巡行
則四海之大不無壅閉之處故舜五載一巡狩周制十

有二歲王乃時巡後世此禮既廢凡天子出遊之地至

等于兵災仰觀天象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旗鼓車

御

道路天津車府御官等星俱見閣道

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代天子民

天下其家也不當若是耶善乎漢章帝之詔曰車駕行

秋稼觀收穫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

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

節省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可謂暗合天道者矣狗國

朝鮮獫狁之屬也

四夷雖人類而其性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以其得天地之偏氣也觀上天

呈象若虛下之天壘城主北狄軫下之東甌青丘子主
閩蠻畢下九州珠口為傳譯之官皆在天之涯聖人謹
華夷之辨有以也夫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之下衰乃有戎

狄之患且內有郎衛兵衛外有梗河招搖長垣天象設
險深切著明如此何外患之敢干明皇自我致戎棄社
稷而逝遂為後世不死守之魁彼愚儒反或是之悲夫
天之道南為陽明北為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喪屬
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葬則于北方北首皆天理合
如此也故北方玄武為虛危皆主死喪危禍等事命司

年壽祿司官祿危司驕佚非司過失謹慎則享祿壽危
非則罹凶夭也哭泣主倚廬哭泣之事敗凶主敗亡灾
咎凶咎聲同通用也墳墓墓大夫所掌百族兆域虛梁
冢人所掌公墓之地園陵寢廟也人萬民之精也正北
方子位子先天卦氣為復貞下起元天道之所開人之
事雖生于寅而實胎于子故懸象于北繼天而生也周
禮獻民數而祭天之司民蓋即此星註疏以為軒轅角
非也天錢主錢帛十星規員主九府循環流通以權百

貨之象坤北陰方故主利也

洪範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天象八穀

瓜柳主食天市軍市天錢主貨鬼主祭祀營室翼軫司空之事七公司徒之官凡刑皆司寇凡兵將即師謁者傳舍主賓客聖經與天道相合類如此天壘城主丁零匈奴諸夷正北方

之地也室十月而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矣離宮三雙天子之別館也百工之事惟土木為大司空冬官主度地居民相景之職又主營建宮室工師之事土公吏其屬土公執役之民也杵臼冬月治五穀之所有事也

閣道天子遊幸別宮之道故從紫微宮絕漢抵營室附
路閣道之便路王良造父皆御官王良前四星為天駟
舊以房星為天駟非其類矣策王良所執以御也車府
天子五輅所藏掌于巾車天廡所以養馬掌于校人者
也天津四瀆津梁輦道天子馳道所以渡神通四方主
巡行天下水陸之道也奚仲主軍征大御之官也至尊
行幸道路舟車猶加謹嚴故天道詳焉騰蛇北方水蟲
也

壘壁陣天子四時之田以講武事者而於冬則備軍禮
以大閱故係於此羽林軍鄉遂之兵較閱而不調用北
落門即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所謂以旌為左右和門以
叙和出軍令貴一師克在和也鈇鉞者軍中之所有事
八魁主設機穽張羅網即射人所掌服不氏羅氏掌畜
等官也雷電霹靂雲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乖和皆于
此候之王者之師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如霹靂之威如
雲雨之澤其鼓舞羣動神武如之也天網正北方與南

北極相應氣機之所幹旋也故名舊作天網與八魁同
占非也天海四海之精也

壁天下圖書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
所以待客講武遊觀之所皆不可缺而亦不可溺者也
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矣乎

奎天子之武庫軍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之官
本兵之職外小柱為吏士左右為旗也

古者兵農不分
六卿皆將後世

兵益重而始專其職大將軍即大司馬壘壁陣今之團
營參有左右前後中五軍命將出師之象畢為邊兵騎

陣將所以帥國子
不領于司馬者也

婁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周官之牧人左更藪澤之虞
官右更牧地之牧師天陵主山林丘陵虞人之所有事
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也故兵疫于此占之積尸陵中
之尸也隱暗為吉

五岳者五方之鎮風氣之所限隔也
水澤之所發源也其神視四瀆為尊

而不見于天者蓋山靜而無為水動物也修舉則利博
廢墜則害溥故聖主經水之政為多猶鑿之治血而不
治骨也宜呈
象之獨略歟天溷豢豕之所外屏所以蔽臭穢天苑主

養鳥獸天園主毓草木周官之所謂囿遊也餽銷主芟

芻荳以飼牛馬芻藁營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成于秋故于此為備也

胃天之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者也天廩天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天囷田中貯所納之總也天倉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周官之倉人也天庾貯于民間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時至于秋則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靡不畢登矣

昴主刑獄天之道秋為殺地之道西為金皆所以裁物

之過也人之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
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兵刑皆列象西方也又名旄頭主
胡星以其稟肅殺之氣也昔五胡時專以此候禍福而
三垣皆不應可以知華夷之辨矣兌為口舌卷舌六星
讒佞之臣天讒一星主讒佞者也天河一星濁河之精
發源崑崙之象天船主舟楫船中積水一星所以候水
災也

畢主邊兵禦侮之臣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

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主南華北狄之道所以限
隔華夷天闕主邊防關塞亦皆日月之所行也五車軍
器兵車所貯故以柱之出入車內外知兵之出入礪石
磨礪鋒刃天潢輿梁可通車輿者咸池主陂澤池沼鳥
獸鱗介害人之物所萃也天節使臣所持以傳命參旗
九斿大將所持以發縱者也九州殊口主傳譯象胥之
屬也

參中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

為參以此二肩為左右將軍二足為前後將軍伐大將
之柄主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者也背行軍之藏
府坐旗大將之旌司怪主候灾祥軍中望氣司卜者也
玉井主水泉給厨用軍井行軍之井所以給師徒也軍
市行軍之市野雞精主知物價察姦慝賈人也闕丘天
子雙闕丘下一狼主相侵盜賊也弧天弓也常屬矢擬
射于狼天狗橫河中皆所以備盜賊也屏所以蔽厠廁
下一星天屎也

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埜分州皆取象焉鉞附於井所以斷也北河為北戒曰胡門陰戶自壺口北負微垣東抵瀛貊朝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攻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越門陽戶自弘農函谷絕江漢達嶺循漳東抵越雋東甌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地理有南北二絡于此焉徵矣六諸王宗臣藩屏王室在周為魯衛之國漢已後則為侯王也五諸侯畿外諸侯也此皆聖王所以建國而養民

者也天尊主盛饘粥以給貧餒水位主水衡水府主隄

防溝洫之事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

六府之中水居其先王政之所至重

也故周禮川則有衡澤則有虞溝洫則有匠人故凡麗于天者若四瀆咸池之類皆虞衡之所職水府羅堰九坎天淵之類匠人之所職歟丈人主壽考而哀孤窮孫子主孝愛以

侍大人老人所以占大人壽考者也

鬼主祀事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天廟天子之祖廟天社勾龍之神天稷后稷之神也外厨主烹宰以給宗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以給烹飪燿位主變

國火供明水火及烽燧司火之官也

禹叙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天象耀

位司火柳主木土司空土公土公吏司土八穀主稼穡于水猶詳而金獨略可以知天道重輕王政緩急矣

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窮也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柳主草木雷雨時至于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又為天之厨宰主享燕之事陽氣極盛故天子飲酎于是時

也酒燕享之所用天記主知禽獸齒歲獸人也星為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蓋物盛則有文故主衣裳文繡也

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為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自午而一陰生陰陽相遇故此為后妃之宮庭軒轅曰權太微曰衡主內政以弼太微者也內平執法平罪之官內宰也天相主朝服之制佐后禮事世婦之職也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也樂陽

氣之盛故係于此天子所以大合樂于夏也

軫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皆占之長沙子主三軍壽命
軍門天子之軍門也器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司空
掌邦工翼軫器府皆其所掌故土司空係焉百工之事
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冬而效工
翼軫所以麗于辰已歟工有大小不同室下司空主工
師匠氏土木大役若此之司空
梓人與人之事而已東甌主穿骨
南越諸夷青丘子南蠻之國也

稗編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七

天文

論天地之形

朱熹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
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
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
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

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空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環旋轉磨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

車是也 或問曰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
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
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
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
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
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珠碗底只恁運轉不
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

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偏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天天包地其

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

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問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

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
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
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
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
氣至灰去晷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
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
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去各三萬
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

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厯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厯家推

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于三萬里中也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爾或問天有形質否抑只是氣

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
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爾但下面氣
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爾 問晉志論渾
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
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又論天地

史伯璿

後同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
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

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此謂也按邵
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至矣盡矣朱子此說亦不過推
廣邵子之說而言爾本無可疑所未曉者氣運水動地
若無可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况地之廣
厚雖曰以氣行乎其中故得浮而不沉然以極重之物
無所根著乃能久浮而不沉於心終有所未達者不知
如何愚竊以意度之地若有所根著則其勢當在下在
下則當天之南樞入地三十六度處何以知之蓋天半

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地面言之爾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今地之在水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是則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宜多為容水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矣况水面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此度之則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形勢亦北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極厚其下必有所根著之處矣天體繞地左旋

無停息時地若有所根著宜在南樞不動之處非地之
形質根著乎天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
則南樞所在必當亦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矣
如此則地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惟大氣有
以舉之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蒂若不
相連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至於氣之運乎地外水之
束乎氣中者自與此不相妨也臆度之說如此豈其然
哉姑志於此云爾按書傳引渾天之說曰天之形狀似

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三度半強地下亦然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以此
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然地有如此之廣博宜必有
如此之深厚今特地面正當天之中耳是地之深厚皆
在下也愚既以言於前矣又按文公天問註曰地則氣
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

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今自地以上何嘗見有所謂如勁風之氣哉地下若亦如此則水與地何所承載而自立耶意者自地以上皆為化生人物之區域若即有如勁風之氣行乎其間則化育何以寧息而得遂哉如此則至剛至勁之氣宜在去地幾萬里之上近天象所麗之處而後運也以在上者推之則四方與在下者宜亦皆然如此則地與水之在下者當極深極厚在四方者當極廣極博必充滿逼塞於大氣旋轉之中而後

可是故地與水之外即勁氣之所旋轉勁氣之內即是地與水之所充塞氣之與水與地相去無毫髮間然則在下地形終極之處與天體相接不相接非愚所能及也姑志所疑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爾以前所論觀之則在內者上虛而下實皆是寧靜之區在外者東升而西沒方是剛勁之氣內外相依附動靜相表裏而天地之體段可識矣愚嘗於清夜之間仰瞻星象森羅可以想見混淪旁礴圓方高廣之度雖曰天大地小然形氣

固各當有分量若形自有限氣獨無涯則氣大形小遼
絕已甚無乃陰陽不相稱乎以愚度之氣是運動發散
之物若無範圍之於外將恐空虛無極則在外周徧之
勢難亦恐外散則在內剛勁之力減故必有範圍之者
然後有至剛至勁之氣外薄乎範圍之體而不得出則
內依乎寧靜之區而不停運而相依相附自有不容不
然者矣又按在易之離彖傳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聖人以日月星辰對百穀草木而言以天

對土而言以此觀之則天為有體耶無體耶愚不得而知也但若以為日月星辰即天之體則土之體不可但以百穀草木當之明矣以百穀草木不可為土之體推之則天之體與日月星辰之體二歟一歟愚亦不可得而知也姑志於此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佛氏以為有須彌山山之四畔有四大部州總名娑婆世界日月星辰皆

圍遶山腰而行南書則北夜東以為夕西以為旦其在三方亦然如渾天之說則天大於地如須彌山之說則地大於天天大於地則以無涯之氣圍有限之形所謂大氣舉之勁風所束是也若然則伊川所疑卓置地上地置何處之問此說可以答之地大於天則須彌山與四大部州至高大極廣不知當於何處安放此不通之論也如渾天之說則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唯北極去地三十六度故遶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可也如須

彌山之說則山既極高北鬱單越與南闊浮提西夔拏
尼與東汾維岱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遶山腰而行
方其在北者則南皆不之見可也今遶北極七十二度
星辰何故常在山腰南畔並不行到其餘三方並不為
山所遮隔耶此又不通之論也佛氏往往竊蓋天周髀
之說而少變之以為此說反不如蓋天斗極居中故常
見之說為可通蓋佛氏本不知天之形狀如何又不肯
自以為不知故謬為此說且務欺誑愚世以掩覆其有

所不知之羞而已易乾大象天行健語錄曰惟胡安定
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
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
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
餘萬里靈耀論云一度二千六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
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者
是天周圓之里數也徑三十五萬七千九百七十一里

此二十八宿周四直徑之數也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勾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四十三歩三尺五寸七分三釐八毫離騷天問所行幾里朱

子註曰歷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愚按胡氏謂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里今但言故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筭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但胡氏皆以有餘言之則亦大約如此而已今以息數所積校之靈耀所載僅差萬有餘里而已而晉志所計乃不及一半何其相遼絕如此以愚度之當以胡氏說息數所積及靈耀論所言里數為當蓋天內是地地形之廣約作十萬里海水

亦作地筭天體若如此大如何容得地在中間形氣相依形既如此廣氣若不極其厚如何束得形住如何舉得形起況地在天中日月麗天而行月常受日光為光惟地小天大故地之四外空曠遼廓日月之行雖有隔地之時然天去地遠則日光無時不旁出地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為光故必如靈耀論徑三十五萬之說然後地之四面各有十餘萬里之空日光乃不為地所礙爾若如晉志徑十六萬里之說則地之四面僅各有二

三萬里之空日光安得不為地所礙耶姑記臆說以俟知者而問焉

月星不受日光辨

史氏曰天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集註答曰云云惟近世沈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云云

性理會元文公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
蓋五星皆是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
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亦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
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
自不虧按沈氏之說愚竊有所未曉者夫集註又曰或
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
水也此乃實見非臆度之論但曰月本無光日耀之乃
光如此則日光必照著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為物所

遮隔照不著月則月乃無以為光乎今或者既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則是日月之行不免隔地之時若日光為地體所障月體為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為光乎愚嘗以此為月食之說終是不慊於心何者蓋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於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二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間極遠者

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
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
十萬里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
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地為無影則可若不免
有影政恐月若本自無光須待日耀之乃光則為地影
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之後
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之頃而已不知又
何說也又按文公星亦受日光之說朱子又嘗言天地

間本無光光皆是日之光故月與星有光者皆是受日之光以為光亦此意也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曰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必在合朔之第三日是時月去日已三四十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耳漸增以至於半而弦漸增至於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於晦亦然無明生頃滿之理也今經星緯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

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此之
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亦不知此何說也
愚竊以意度之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
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星若
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若月之所以有魄
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
故日為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是純乎
陽之象也月為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

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
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
面晦乃其背即所謂魄爾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
全陰半之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謂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
陰猶四象之少陽少陰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體之六
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
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

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星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為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生而滿自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此即沈氏彈丸以粉塗半側視對視之說但彼主日耀之光此主月自有光為異耳至於日君月臣臣主敬君月常面日之說何以知其然耶曰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而知之

也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
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
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
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
背亦何足怪乎既曰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可釋
矣然則日月有時而食何也曰月常面日魄乃其背則
朔月掩日而日食亦自與先賢之說不相背但望月之
食則張衡所謂對日之衝有暗虛者月若望行黃道則

適與之值故為所掩而食耳曰然則對日之衝何故有
暗虛在彼曰天象所有有非人所能盡知者對日之衝
與太陽遠處徃徃常自有幽暗之象在焉其大如日與
日同運亦未可知也既不能凌倒景旁日月以目擊其
實則只當以古人此說為據而已尚何言哉鑿說繆妄
豈曰可信疑不敢蓄姑筆於此以俟知道云爾或疑在
易坎為水又為月水光在內可以鑑形於內而不可以
照物於外故月之體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照物

於外今曰月自有光則與水異矣曰日月在天之象也
豈可以為盡同於地之水火哉假如日月盡同於水火
則合朔月或食日之時火何以不熄水何以不燥而日
月尚得兩無恙乎况辰星明謂之水星其體尚不如水
之黑而自有光則月之自有光又何可疑之有

月受日光

朱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
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腹乎答曰

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

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
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
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
明必有神人能凌空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
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
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
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問則世俗桂
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

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
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
破千古之疑矣

日行

劉安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
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
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禺中至于
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輔

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
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
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
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淮南鴻
烈解

月行

張行成

觀物張氏曰日月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
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

諸厯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
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
其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
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
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
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
焉

論月五星

宋 濂

宋濂楚客對曰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
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
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有虧盈乎宋子曰
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
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
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
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
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

少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
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
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
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
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
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
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

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巳
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
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
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
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巳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
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容
曰星厯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
入舟而寢

七政左旋說

吳澄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歷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

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畧
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
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
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
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
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
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
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

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邵子曰天左旋日右旋又曰左旋右行天日之交 河圖括地象曰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七政違天右轉論

史伯璿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歷家只筭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

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晉天文志天圓地方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厯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度有奇二說不同如儒者說則是日月

每日左旋一周於天所行不到處纔一度與十三度耳
如厯家說則是日月每日右行到此一度與十三度其
餘天體皆是所行不到之處其說相反愚謂不然二說
雖相戾其實只一般蓋天體非但高圓不動待日月自
就上運行而已天亦是運動物事其行健又過於日月
天是動物日月又是動物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
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皆繞地左旋一
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

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曰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於天然其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此一度與十三度即厯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此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為首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

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二人並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四人並肩即月也相去近遠日日如此是則以大磨視之此三等人固皆一周以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視之則此二人者雖日與三百六十五人同行其實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相摩肩而過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至第十三人相摩肩而過此即日月所實歷之天體也此即儒者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此即歷家所謂日

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但如儒者之論則是日月五星亦是天象不應獨與衆星相背而右轉故以左旋為順耳右轉左旋說雖不同其實歷天體則皆共此一度與十三度非有二也不知精於論天者以為何如姑志於此以俟就正焉許益之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

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

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則陰陽遲速為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

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焉天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

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歛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為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

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
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故一
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
二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周天四也
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
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
始不及天一度是水土之精反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
留遲疾伏疾遲留退役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

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
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
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
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
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
為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
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
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

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於此不可無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厯家右轉之說為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愚亦因此不能無疑於先儒之說夫先儒謂日一日不及天一度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雖行有遲速然亦皆是不及於天夫

七政既皆隨天左旋則宜皆面西而背東非有意於退特以天運過速故七政不能進與天齊而不免退隨天後耳若然則其所不及於天之界分但依直而退可也譬猶二人同行其一足力健者既前進而過去其一足力弱者不能及之則亦但退隨其後而已天何暇回顧其所退之步數使之循規蹈矩不失尺寸哉今則黃道循赤道之左右交出交入漸遠漸近一歲一周未嘗改易而月道又循黃道之左右出入遠近亦皆一月一變

各有常度又如五星之運遲留伏逆各各不同而各有
退度如此凡此其勢皆似違天而右轉者此豈面西背
東無意於退而能各有條理若是哉所謂術業有專攻
以夫子之聖而猶問禮問官豈老聃鄭子之徒其智反
過於聖人哉業專而已然則窮理盡性繼往開來固先
儒之能事至於天文自是一家之傳恐歷家所言自有
源流亦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也

七政右旋說

王應電

今夫天左旋日月星辰皆西墜夫人而見之故謂七政皆從天左旋甚似直截明快因謂昔人推步咸以七政右轉者止以退度數少易于推算之故說亦可通然細觀之則有大不通者四天地之化一順一逆以成化工故律左旋而同右轉河圖主順而洛書主逆故七政逆天而行若皆左旋是有順無逆何以示凶吉而成化工此不可之一然猶曰此書生常談渾渾未足以判案夫君道逸主于無為故日一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故經天

者以日為主臣道勞主于代君故月一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故以月之一周天而命之為一月若謂日月每日皆一周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是日勞月逸元首叢脞而肱股惰耶此不可之二也天下物理金水之行為最疾水一日千里五金在世無頃刻停因命錢曰泉火次之四時而改木又次之一歲而彫惟土為不動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一周天木歲居一辰十二歲而一周故謂之歲土歲居一宿二十八歲

而一周天故曰填一音震取其以填靜為體一音田取其以填塞為用也今曰皆從天左旋是金水一歲而不及天之一周火星二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木星十二歲而不及天之一周土星二十八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是應速者反遲而應遲者反速矣且右旋則以所進而名為日為月為歲為填左旋則以所退而名為日月歲填其義與名何乃不經若是耶此不可之三也語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稟天地五行之氣而生術家凡立

命于天二十八宿度數各有所屬安命之度而遇五星之左行者則其人必悖逆一生作事顛倒其正大順利之人必值五星之右行者也設若以左旋為順右旋為逆則豈人之立命皆值五星逆行而間值其順者且值其順者何反凶而值其逆者反吉耶此不可之四也言天者尚詳之

日月周天論

僧德孺

天地者陰陽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而放乎天地以行

者也日陽道也君子之象也其卦離離為火火從日也故日出而火事作日中而火盛日入而火事息焉火陽屬也然火為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為卦一陰居中而正位是陽須陰以成者也觀夫日中之景如雞如鳥者雞酉物也酉西方也四時為秋五行為金酉陰方也秋商呂也金殺氣也烏之色黔黔為黑黑之質為陰陰死氣也故火之為用為燂為焚為烹煎為飪熟無或萌生之道焉惟無生也屬陰明矣然火之燬物燼餘歸土土

能生物生生不窮是陰極而反乎陽也故離日之火為陽也亦明然非假乎陰不能自成也月陰道也小人之道也其卦坎坎為水水從月也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正而海潮平月沒而海潮汐矣水陰屬也然水能勝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為卦一陽居中以正位是二陰以從陽者也觀夫月中之景如兔如蟾者蟾兔卯物也卯東方也四時為春五行為木東陽方也春角律也木仁德也兔非耦生非耦則奇奇陽數也兔蟾之色白白之質為

陽陽生氣也故水之用為潤為滋為膏澤為涵濡無或非生之道焉惟能生也屬陽明矣然水之濡物液以成木木能生火火燼無餘是陽亢而反屬乎陰也故坎月之水為陰也亦明然不藉乎陽無以資生也蓋陰陽也日月也體相生也用相須也苟乖戾焉則陽為癰陽陰為癰陰二氣弗交日月歲時之功弗成天地生成之道廢矣日之行也晷舒以遲軌循三道日躔一度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期以

一歲乃一周天以分至而定四時分也者陰陽二氣之中也至也者陰陽二氣之復也時之為言實也序也候也實則不虛也序則不悖也候而有徵也故繇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晦晦而歲歲功共成君子之道備矣月之行也晷數以疾轉汰九道日踰十三度有奇僅三十日而匝心危畢張之紘必一月而一周天以弦望而紀三旬弦也者日月二景之中也望也者日月二景之會也旬之為言宣也溥也始也宣盪日之陽也溥歷乎九遠

也日終于十而始于一也故繇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歲
歲功共成小人之道飭矣日之以分至而定四時也子
為十二辰之首故月至子而一陽生日南至南至者少
陽發軔南陸晷馴于長按轡安行稅駕于北陸也陽之
生也萼基於子紐誘於丑引申於寅冒茂於卯至卯而
春始分分者陽德正中中而壯壯而大大而振迅於辰
盛馱於巳至巳而陽老矣醞而成暑卦為純乾陽之極
也物極必反矣午為十二辰之中也日中必昃故月至

午而一陰生日北至北至者少陰發軔北陸晷短以疾
倍道兼行稅駕于南陸也陰之生也呬吐於午昧曖於
未憑陳於申宿留於酉而秋始分分者陰德方中中亦
大大而鬱勃於戌凝闔於亥至亥而陰老矣結而為寒
卦為重坤陰之極也一陽復生君子之道長矣斯則日
馭一歲周天之行也月之弦望而紀三旬也朔為一月
之首故月建朔而朏於東月南至南至者太陰遇少陽
之末光發軔南陸漸得陽輝益而輪滿稅駕于北陸也

月之耀也縮朒于朔生明于三八日而上弦弦則日泊
月光交半矣弦而半半而增日耿月華輻輪浸廣十有
四日為幾幾望也日月相望光合輪圓陽資陰滿之極
也滿招損矣望為一月之中也月盈則虧故光西垂月
北至北至者少陰失太陽之秒光發軔北陸漸遠陽輝
偏利而缺稅駕于南陸也朒盛將傾生魄于三八日而
下弦弦則日背月光去半矣弦而半半而損日月背馳
輪輻奇衰至二十有九為晦晦灰頽也陽燼而殘陰老

而羸陰失陽助之極也極亦久矣朏生于西小人之道
消矣斯則月轂一月一周天之行也請詳論之日之經
于天也猶織者之有經焉蓋日以二十八宿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嬾三百六旬六日之算十有二月之
紀循三道中軌布為一歲周天之大經既經矣未有不
須緯以成者也故月之緯乎天猶織者之緯焉蓋月以
朏朏弦望之程歷心危畢張之次三旬三十日小大之
策曲折十二周天之緯以緯日杼一歲周天之經共成

報歲之功譬之織者之運梭緯經積絲而忽而分而寸而尺而丈幅幘縵綴以成一機之功者焉亦猶君子布政于上小人用命于下以叶濟一代隆平之治也然日駕遲驅歲天一周四時行焉體君之道逸而為尊者也月馭捷馳月旬三始十有二周以佐時成歲體臣之道勞而處卑者也雖日月以三旬一周天之象焉夫朔之朏日之冬至之候也上弦而分中春分之候也望而魄日之夏至之候也下弦而分中秋分之候也彼春之分

也日在卯卯茂也四陽用壯百物暢茂人徒見其品彙
繁蕪枝幹䟽達殊不知物壯則老而成熟隕穫之漸隨
之是陽壯之時陰已用事故不待午而始生特至午而
發露之耳亦猶君子之措百為小人日用其中而不知
也彼秋之分也月在酉酉歛也四陽用傷百物擎歛人
徒見其葉萎黃落條枝槎枿殊不知去故就新而勾萌
甲坼之漸隨之是則強陰之時陽已亨毒故不待子而
始生特至子而奮迅之耳亦猶小人決勝於外君子運

籌於中也吾故曰陰陽也日月也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君子小人朋黨之論興也

論日月食

史伯璿

詩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
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
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
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
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為日中闇處所

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厯家望月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蓋月食有歷兩三箇時辰者若暗虛大只如日則食安得如此久今天

文家圖暗虛之象可以容受三四箇月體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可見暗虛之大不止如日而已但不知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在彼愚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為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為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

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為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為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不然則日光無所不照暗虛既曰在對日之衝何故獨不為日所照乎臆度之言無所依據姑記于此將俟有道而就正焉

論歲星

洪邁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

十二歲而小周滿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
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
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
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
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
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
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

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又論歲星

熊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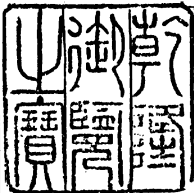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年在巳丑年

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歷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歷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又如昭九年書夏四月陳灾左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亡歲五及鶉火而陳卒亡故曰五十二年本注是年在星紀歲五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年而及鶉火又曰周四

十八年凡五及鶉火愚按昭公八年楚滅陳九年戊辰
據今厯家躔度約法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
辰年當在亥左氏說歲星自為一家昭九年戊辰歲在
星紀正如襄二十八年丙辰歲在星紀所謂五十二年
者當哀公十二年戊午不見陳亡是年楚公子結伐陳
吳救陳未嘗亡也又如昭三十二年辛卯伐越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本注此年
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按十二

星本無吳止有越以左氏歲星例推之卯年當在寅而
淫於星紀者也據今厯家筭木星約法則卯年當在未
依史記天官書則卯年當在子愚當觀天象而證之則
厯家所筭木星乃歲星之昏見者也天官書所言歲星
乃歲星之晨見者也各有其星在焉昏見者先他星而
出晨見者後他星而入恒以寅年寅月卯年卯月餘年依例
朝昏候之可見皆謂歲星也惟左氏所言未知為何星
又如王猛克壺關之年當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申屠

謂福德在燕趙秋謂天道在燕當時秦太史論彗星亦云尾箕燕分然午年歲星不在尾箕之分又如吳救陳伐晉言歲鎮守斗福德在吳當秦世祖建元十八年壬午則午年亦不當在吳越之分此時所謂歲星與左傳午年在亥之例又不同必有至當之說以俟知天道者



稗編卷四十九